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

王水照　編

中華書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總　序

我與蘇軾研究結緣，起因於那特殊年代的幾次特殊機遇。1958 年暑假，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 級同學響應當年“大躍進”的號召，決定自己動手編寫一部文學史，挾持“學術大批判”的狂飆，聲言要把“紅旗”插上中國文學史的領域。其時課堂教學中，還剛剛學完唐代文學，我却被編入宋元文學寫作組，開始接觸蘇軾作品。在那個對古人粗暴批判、對老師批判粗暴的風潮中，寫成的兩卷本“紅皮”文學史却獲得巨大的聲譽，同學們頗有自豪感。然而次年政策調整，糾正“大批判”中的過“左”傾向，於是我們又作全面修改，出版了四卷本的“黄皮”文學史，向正常的學術書寫稍作回歸。1960 年，我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又參加另一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再次承擔了蘇軾一章的寫作。三次修“史”標誌着我蘇軾研究的起步，甚至也可以説是問學之途的發軔。

然而，這一“起步”却充滿惶惑、遺憾乃至悔恨，其教訓比經驗更多、更深刻，給我以長遠的影響。特別是“紅皮”文學史的寫作，使我們處於既熱情亢奮又思想僵化、馴化的矛盾交集之中，隨着時間的推移，也逐漸體會到堅守主體意識的重要。蘇軾那首《水龍吟・次韵章質夫楊花詞》中的“楊花”，被作者的生花妙筆，賦予了活生生的生命。她漫天飛舞，姿態變幻，自以爲充滿活力和情思，殊不知全是受外力之“風”驅遣的結果。我讀楊花詞就每每有種

身不由己的悲哀。由此提醒自己：爲時裹挾，望風落筆是學人的大忌，初步認識到獨立思考、保持自我是學術創新的根本。當然，這一“起步”也並非都是負面的。尤其是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那段編寫文學史經歷，應該説受到了頗爲嚴格的學術訓練和學術規範、良好學風的自律教育。開始懂得文獻資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礎和前提，而作家的創作文本更是研究某位作家最重要、最核心的材料。正是閱讀了蘇軾的全部詩詞作品、大部分文章及其他背景材料，才對蘇軾有了一點自己的看法，并養成了强烈的讀蘇興趣，爲今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引導我繼續走向“蘇海”。

對歷史人物進行個案研究，通常採用專題論析、作品解讀、人物傳記、作家年譜等著述體裁，以期從多種角度、不同層面來展示歷史人物的真實全貌。這是一種有效的、便於操作的方法。朱東潤先生研究宋代梅堯臣、陸游，分别貢獻了三部著作，即《梅堯臣傳》、《梅堯臣集編年校注》、《梅堯臣詩選》和《陸游傳》、《陸游研究》、《陸游選集》，并能彼此互闡，相得益彰，在方法論上有示範意義。這裏匯集我的有關蘇軾著述四種，即《蘇軾研究》、《蘇軾選集》、《蘇軾傳稿》、《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也不外乎上述的著述體裁範圍，編成叢書，似略示系統性。其實，這原不是預先有意的策劃和設計，而是自然形成的。或出於出版社的約稿，或受新資料發現的啟發與推動。現將四種著述情況向讀者作個簡單的交代。

《蘇軾研究》是一部論文集，除作爲“代序”的《走近“蘇海”》外，共收文二十三篇，分作“綜論篇”、“思想篇”、“品評篇”、“影響篇”、“譜學篇”五個專題，而對研究對象蘇軾而言，則經歷了從政治家蘇軾到文學家蘇軾再到作爲士大夫精英型範蘇軾的演化過程，這與我國國内蘇軾研究的動向幾乎同步，也可説是與時俱進吧。學術工作者不論秉持何種立場和主張，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

代的影響,但"與時俱進"與"爲時裹挾"是有本質區别的。區别即在於能否堅持自我意識與獨立思考。這些論文都寫作於1978年"新時期"以後,表達的是個人認真研究後的一些心得,錯誤則自然難免,期待讀者教正。

《蘇軾選集》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叢書之一,是對蘇軾創作文本的解讀。這套叢書給予選註者以較大的編寫自由,允許在一般選本的字句訓釋、典故介紹等之外,自行設計欄目,我就按需要添置"評箋"、"附錄"等類(這套叢書中後出的選本多循此例),似能擴大文獻面,增强學術性,成爲一般讀者和蘇學專家都可參閲的讀本。但仍存在不少缺失,此次重印,儘量作了彌補與修訂。

《蘇軾傳稿》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之一,屬於普及性讀物。全書篇幅不大,以蘇軾一生的文學道路爲敘述的中心線索,重點較爲突出。我曾與兩位門人分别合作過《蘇軾傳: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初版,2008年再版)和《蘇軾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兩部傳記,前者展示蘇軾豐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人生,努力於學術性與大衆閲讀的結合;後者對蘇軾的文化創造和歷史功績進行全面論析和深入闡釋,較富學術内蘊。此兩部傳記主要是合作者的勞績,不宜收入本叢刊,讀者如有興趣,當可參閲。本書有日文、韓文兩種譯本,曾引起日、韓兩國報刊的關注。2013年9月,韓文版修訂重印,據韓譯者的統計,共有十六家韓國媒體作過報導,實出乎我的意料。"蘇子文章海外聞"(高麗朝權適詩)、"文章傳世帶方州"(蘇頌詩,漢江古名帶水),説明蘇軾的文學魅力几百年來至今不衰。

《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的編輯,乃是緣於我在日本講學期間發現兩種稀見的宋人所撰蘇譜,即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施宿《東坡先生年譜》。這兩部書不僅編撰時間早,而且保留不少珍貴的蘇軾背景資料。因與其他三種宋人所撰者合刊一集,以見今存全部宋人蘇譜,當有裨於蘇軾研究。何、施兩種年譜國内久佚,重新引進中土,爲國内學術界所矚目,"讀蘇者爲之驚喜不已"(孔凡禮先生《蘇軾年譜自序》)。

以上四種拙著以叢書形式再版,算是我個人治蘇道路的小結。事實上,"蘇海"的博大,遠非這幾種著述形式可以涵蓋,倘若天假以年,我仍有興趣在此領域繼續耕耘。

王水照

2014 年 10 月

前　言

蘇軾與其父蘇洵、弟蘇轍世稱“三蘇”。宋時已出現有關三蘇的年譜。明萬曆時康丕揚所刊《東坡先生外集》卷首末云：“譜先生（蘇軾）出處歲月者幾十家，如汴陽段仲謀、清源黄德粹、五羊王宗稷、仙溪傅藁可，蓋特詳者，然皆不免差誤。”則知明萬曆以前爲蘇軾作譜者已近十家。今可考知有關三蘇年譜的編者、書名的共有十種：程子益《東坡詩譜》（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程氏東坡詩譜序》云：“公〔蘇軾〕之里人程子益以謙既爲之譜，又舉其一時之唱和，與公之追和前人、後人之追和於公者，皆參列而互陳之”）、段仲謀《（東坡）行紀》、黄德粹《（東坡）系譜》（以上兩種見傅藻《東坡紀年録·跋》）、羅良弼《歐陽三蘇年譜》（見胡銓《會昌縣東尉羅迪功墓誌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六）、程洵《三蘇紀年》十卷（見周必大《程洵尊德性齋小集序》，《文忠集》卷五四）、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孫汝聽《三蘇年表》、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傅藻《東坡紀年録》、施宿《東坡先生年譜》。但國内長期流傳者僅王宗稷、傅藻兩種。近年來，我從日本搜集到何掄、施宿兩種（何《譜》系殘本）。至於孫汝聽《三蘇年表》三卷，日本所藏《永樂大典》之中僅有《蘇潁濱年表》一卷；此表清末曾予刊刻，惜未據原本影印，今亦得大典影印本。王宗稷、傅藻兩種亦據最早宋、明刊本影印。以上五種，是迄今留存的宋人所撰三蘇年譜的全部，内容豐贍，保留了傳主的原始資料，不少引書今已亡佚，

價值甚高,特予彙集印行,以供研究者參考。以下分別介紹各譜的情況。

一、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

宋《郡齋讀書志》卷五上趙希弁《附志》云:"《三蘇先生年譜》一卷,左朝請大夫權發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何掄編。"但"掄"應作"掄"。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後杞菊賦序》註文亦引"何掄《年譜》"云云。這是此書最早見於著録、引用的情況。

但此書國内久佚。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有舊鈔本施宿《東坡先生年譜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一册(原件誤題《東坡紀年録》,致使長期沉晦無聞)。此即本書影印的第一種。

這一鈔本系"駿河御讓本",有"御本"圖印。江户時代德川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在駿府(今静岡市)設有藏書庫,稱爲駿河文庫。他於元和二年(1616)去世時,遺命將藏書分讓給在尾張等地的三個兒子,尾張的德川義直得到一百七十七部,建立尾張文庫。今蓬左文庫就是尾張文庫的後身。這些圖書即稱爲"駿河御讓本",屬於蓬左文庫的貴重書。

此本爲線裝,共一二七頁,書高二六・八釐米,寬一八・一釐米,以茶色紙爲裱褙紙,裝訂完好。鈔本最後有題款云:"應永二十七年歲次庚子春三月於龍阜之萬秀山下書了。"後人於"應永二十七年"處,批註云:"離慶長七年一百八十二年";於"龍阜"處,批註云:"南禪寺"。按,應永二十七年,爲一四二〇年;慶長七年,爲一六〇二年,相隔正好一百八十二年。故知鈔本年代爲一四二〇年,相當於中國明永樂十八年,而爲日本室町時代足利四代將軍義持當政之時。

這一鈔本由五個部分構成:(一)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全

帙,並附陸游序,施宿序、跋等三文);(二) 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殘本);(三)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十條左右,散見各處);(四) 傅藻(應作"藻")《東坡紀年録》的序傳部分(約七百多字);(五) 蘇軾簡明年表五頁,當系日本室町時代成書的《四河入海》末尾所附《紀行之圖》的節本。要之,這一鈔本以施《譜》爲主體,何《譜》亦極重要,故擬定名爲《東坡先生年譜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簡稱爲《東坡先生年譜(外一種)》。以下行文則逕稱蓬左本。

蓬左本中的何《譜》文字,一部分抄在書眉(書眉中又有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的部分文字),一部分混入施《譜》的"紀年"、"時事"、"出處"、"詩"四欄。我從中輯得何《譜》文字四五千字左右。至於輯録的依據,詳見拙作《記蓬左文庫舊鈔本〈東坡先生年譜(外一種)〉》一文(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六年第二輯)。此外,《四河入海》中引用何掄《年譜》達五十多處,與蓬左本相同者二十條左右,可補其缺者三十條左右。《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亦有何《譜》材料,因成《眉陽三蘇先生年譜》輯本,約七八千字,置於各本之前。其輯録凡例如下:

一、以蓬左文庫舊鈔本《東坡先生年譜(外一種)》爲基礎,書寫格式亦依此蓬左本。凡輯自此本者,一般不再註明。

二、日本室町時代僧人笑雲清三所編《四河入海》,用一九七〇年東京勉誠堂影印古活字本(原藏日本國會圖書館)。

三、南宋郎曄編注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用一九五七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本。此書註文引及《年譜》者凡五處,除一處註明"何掄《年譜》"外,其他四處皆泛稱《年譜》,但與蓬左本等文字雷同,是知郎氏所引蘇軾年譜,僅只何掄所編者一種。故全部迻録,以作參考。

四、個别字句有奪訛處,均於其下以(　)號標出。

何掄,《宋史》無傳。陳騤《南宋館閣録》卷七,在秘書省"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監”條云:“何掄,字掄仲,青城人。何渙榜上舍及第。(紹興)八年八月自著作郎除。是月知邛州。”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八《四六名對》:“何掄除秘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邛,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據《宋歷科狀元録》,何渙爲宣和三年進士,則知何掄亦同年中進士。又據胡寅《斐然集》卷十三何掄除著作佐郎制(《何掄著作》),有云:“以爾殫見洽聞,詞藻清麗,召自西蜀,入直東觀。”而此書卷首又有“左朝請大夫權發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何掄”的署名,可知他是由成都府路提點刑獄調任爲著作佐郎,進而爲秘書省少監,又出爲邛州知州的。也就是説,他作成此譜在成都府路提點刑獄任上,早在紹興八年(1138)八月任秘書省少監之前。今存三蘇年譜的宋代編者,其生平大都不能詳知,但年代似都比何掄要晚。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作於紹興十年(1140)之後(據其《自記》),施宿更是孝宗、寧宗時人。傅藻生活時期不詳。《三蘇年表》的編者孫汝聽曾任“奉議郎”,“當是蜀人,叙蜀甚詳”(《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何掄亦蜀人,而在此譜跋文中不提及孫《表》,何當亦早于孫。故知此五種年譜中以何《譜》爲先。

二、施宿《東坡先生年譜》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云:“《註東坡集》四十二卷,《年譜》、《目録》各一卷。司諫吴興施元之德初與吴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於世。”(又見《文獻通考》卷二四四《經籍考》,書名“集”改作“詩”,是。餘全同。)可知施宿此譜原附《施顧註東坡先生詩》卷首以行。

但此譜國内亦久佚。康熙時見到宋刊《施顧註蘇詩》的邵長蘅已云“施氏譜無考”(《施註蘇詩》卷首《註蘇姓氏》),馮應榴亦

云“施武子所爲《年譜》已不傳”(《蘇文忠公詩合註》卷首《年譜》案語)。今存《施顧註蘇詩》本,僅有宋嘉定初刻本、景定補刻本共四個殘帙,皆無施《譜》。

日本已故學者倉田淳之助先生於一九六三年在京都舊書肆發現此譜鈔本,原爲富岡鐵齋舊藏,即予購藏,並在一九六五年影印於《蘇詩佚註》(與小川環樹氏合編)一書,始得公之於世。此即本書影印的第二種。

此鈔本分卷上、卷下兩册,共一一四頁。書高二七·三釐米,寬二二·二釐米。書前有陸游序、施宿序,後有施宿跋、日僧未雲叟跋。但正文部分有缺頁(熙寧六、七年之間缺四頁,紹聖元年缺兩頁),而上述蓬左本則完整無損。據初步研究,此本與蓬左本從内容上看,乃同出一源,所據乃同一祖本;從筆迹上看,竟是同一鈔手。故知此鈔本年代亦當在一四二〇年左右,與蓬左本時代相近。關於此譜的評介,詳見拙作《評久佚重見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一文(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三年第三輯)。

根據《蘇詩佚註》本、蓬左本及其他材料,我整理出施宿《東坡先生年譜》的完本,列爲本書的第二種。其整理的凡例如下:

一、蓬左本書寫比較草率,《蘇詩佚註》本則是認真書寫的正式鈔本。故整理本以《佚註》本爲底本,蓬左本爲主要校本,并以蘇軾詩文集、史書等參校,作《校補記》附於文末。

二、陸游序以《渭南文集》卷一五《施司諫註東坡詩序》參校。

三、施宿序爲研究《施顧註蘇詩》的重要材料,以《佚註》本、蓬左本互相對勘外,仍有個别字句奪訛,則用日本宫内廳書陵部所藏《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九前頁所鈔之施宿序(參看插頁書影)校補,此序得以完璧。

施宿,字武子,吴興人。據陳乃乾先生《宋長興施氏父子事蹟考》(載《學林》第六輯,一九四一年四月),生年爲隆興二年

(1164),惜未註明所據;卒於嘉定六年(1213),則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卷七有考證。曾官紹興府通判,編撰《嘉泰會稽志》。嘉定時以朝散大夫提舉淮東常平倉,始刻印《註東坡先生詩》。此譜施宿自序末署嘉定二年(1209),則此譜當完成於此之前。

三、孫汝聽《蘇潁濱年表》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云:"《三蘇年表》三卷,右奉議郎孫汝聽撰。汝聽當是蜀人,叙蜀甚詳。"此爲最早著録,但"右奉議郎孫汝聽撰",今存《永樂大典》本作"左奉議郎賜緋魚袋孫汝聽編"。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九云:"《三蘇年表》二卷,《永樂大典》本。宋孫汝聽撰。陳振孫《書録解題》載'《三蘇年表》三卷,右奉議郎孫汝聽編',即此本也。然《永樂大典》所載,惟存蘇洵一卷,蘇轍一卷,蘇軾則别收王宗稷《年譜》,而汝聽之本遂佚,蓋當時編録,不出一手,故去取互異如是。今仍以《三蘇年表》著録,從其本名也。"是知此書在清修《四庫全書》時,《永樂大典》中尚存蘇洵、蘇轍年表各一卷。但今又佚蘇洵年表,僅存《蘇潁濱年表》一卷,見《永樂大典》卷二三九九。此册《永樂大典》原爲富岡謙藏所藏,現歸日本天理圖書館。一九〇九年,繆荃孫曾以鈔録本刻入《藕香零拾》叢書,國内始得流傳。一九六〇年,中華書局《永樂大典》影印本亦收此卷,則據攝影本印行(又有一九八六年重印本)。一九八〇年,此册《永樂大典》作爲《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之一,由八本書店精印出版,字迹明晰,本書即據天理圖書館本影印。

繆荃孫在《藕香零拾》本跋文中云:"此書記載翔實,究勝於後代所編者。惟轉輾鈔訛,再取《潁濱遺老傳》及詩文集較之,十得

八九矣。”評語中肯,值得重視。

四、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九云:“《東坡年譜》一卷,《永樂大典》本。宋王宗稷撰。宗稷字伯言,五羊人。自記稱‘紹興庚申隨外祖守黄州,到郡首訪東坡先生遺蹟,甲子一周矣。思諸家詩文皆有年譜,獨此尚闕,謹編次先生出處大略,叙其歲月先後爲年譜’云云。今刻於《東坡集》首者,即此本也。”但此册《永樂大典》今亦佚。現存此譜最早見於明成化四年(1468)程宗所刻《蘇文忠公全集》(即七集本)之卷首,明嘉靖十三年(1534)江西布政司重刻此本。但此兩種明本均無《永樂大典》本之“自記”云云一段文字。據這段“自記”,可知此譜作於紹興十年庚申(1140)之後,且編者自認爲首創之作。又據《宋史·藝文志七》“蘇軾《前後集》七十卷”後云:“《年譜》一卷,王宗稷編。”則知此譜在宋時已附蘇集而行。

據成化本李紹序文,此本乃據宋本刻印,故此譜提及宋帝皆空格;嘉靖本以“異代尊稱皆不題空”義例,取消空格,逕直刊刻。成化本亦有個别誤字,如至和元年“按先生作王氏墓誌云:‘生十有九年’”,“九”應作“六”;熙寧七年“爲錢公轉作哀辭”,“轉”應作“輔”;元豐二年“王子立子欽皆館”,“欽”應作“敏”;元豐五年“皆是以供先生”,“是”應作“足”等,嘉靖本悉已改正。本書力求保留原始資料,選取最早版本,故仍以成化本爲影印底本。

五、傅藻《東坡紀年録》

傅藻,字薦可,仙溪人。其《東坡紀年録》,今知首見於南宋時

《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黄善夫家塾本),本書即據以影印。

傅藻,南宋黄善夫本作傅藻,元明時《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建安虞平齋務本堂本,《四部叢刊》本據此影印),改爲傅藻,似是。因傅字薦可,《詩經・召南・采蘋》:"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左傳・隱公三年》:"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於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後有"藻薦"一詞,如張九齡《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輒應因賦詩言事》"遲明申藻薦,先夕旅巖扉"。

從《東坡紀年録》本文來看,南宋黄善夫本和元明時務本堂本文字互有小異。如元豐元年條"十一月八日作雲龍山放鶴亭記","山"字務本堂本擠刻作"山人";元豐三年條"二十六日雨中熟睡雨晴後步雨中看牡丹","步"字後務本堂本多"至四望亭"四字;元祐四年條"冬至日作書文登石渦遺垂堂老人詩","垂"字務本堂本擠刻作"垂慈"等,大抵以務本堂本爲勝,書名"增刊校正",尚屬不誣。本書爲求最早版本,且《四部叢刊》本經見,故仍採南宋黄善夫家塾本影印。

傅《録》有跋,自稱其書是在段仲謀《行紀》、黄德粹《系譜》兩書基礎上編撰而成,但未提及上述四種年譜。本書所收五種年譜皆不互相提及,看來是各自成書的。

王水照

一九八七年四月撰稿

二〇一四年七月改定

目　　録

總序 …… 1

前言 …… 1

眉陽三蘇先生年譜(何䎘　編撰) …… 1

東坡先生年譜(施宿　編撰) …… 17

蘇穎濱年表(孫汝聽　編撰) …… 73

東坡先生年譜(王宗稷　編撰) …… 105

東坡紀年録(傅藻　編撰) …… 133

眉陽三蘇先生年譜

〔宋〕何　掄　編撰　王水照　輯録

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老蘇先生生於是年。按，歐陽文忠公作公《墓誌》云："以病卒，實治平三年，享（享）年五十有八。"今以年數考之，則知公爲己酉生也。公諱洵，字明允。

大中祥符都九年。

天禧元年丁巳　都五年

乾興元年壬戌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　都九年

七年己巳

老蘇年二十一，始娶眉山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後封武陽縣君。按，司馬温公作《蘇主簿夫人墓誌》云："生年十八，歸蘇氏，以嘉祐二年終於鄉里，享年四十有八。"以程氏年數考之，則知公以是年娶。

明道元年壬申　都二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